# 宋子大全

續十

書

共二十

# 无菴先生後集卷十九

## 書

### 答趙復亨 根 己亥七月十六日

稍濶增戀書到深慰此暑病彌留悶苦悶苦適入而仍服私親三年大違禮法如知其非斯速已矣當於朔望告由除服似是無於禮而得禮者未知如何非久當入城庶可相見耳

### 答趙復亨 庚子五月七日

遠書深慰近事只是老子命薄帶累得多人不勝愧恧想侍傍看書日有佳趣此不全無此而麋庶在山

命懸庖廚不知甚時有甚事機耳只冀增佑

答趙復亨　庚子十一月日

辱簡侍奉佳安爲慰此董董耳來紙冒拙寫出師表未記非但字不成樣今之世正同紈扇上畫寒林然投之年少壯節人無甚不可也當俟後便耳

答趙復亨　辛丑四月

示意謹悉此漢去就曾是一覺之不如矣不足爲輕重耳只是留得一日賠得一日之害不但於己不利而已也兩次登對說話未知何謂若是昨與再昨之事則此亦未見耳別紙殊荷愛念然此事我已執其

答矣聖主既奪其父之志祖豈可無奪其孫之情耶兒子廣尹連日送書勿使偕歿盖為其老妹尤危厲也故已許其姑留耳

答趙復亨　甲辰四月二十九日

來書及數詩諷詠以還頓覺沉痾去體也此幸免大病而氣血日漸消耗自知難久於世也近事甚可駭愕豈所謂老子命薄帶累諸人者耶別紙在湖上忘不隨來故不能逐一奉答只諸傳之不可信朱夫子屢言之觀於范明友奴事可見矣只以小戎詩註及戊午讜議為正可也然彼此論何足與較嘗聞其人

以李翊為殺其母者對宋光栻及西小諸閔涕泣而言之未欸求解於李其雖人也太遽忘親也太速如此其為今日之論無足恠也只是舉世風靡以為是可見天理之泯人心之晦矣此可寒心矣然吾責則塞矣從此閉口自省而已亦覺省事矣

答趙復亨　丙午三月十三日

書來兼領别紙慰喜無已嶺事壯哉然段太尉請殺一塞卒何至盛陳軍威今日事亦可謂太不省約矣彼康溪公何足說哉言之汚口也然若非戚里之人係籍聖賢則康溪公與嶺人亦不如是皆可哀也已

人間萬事無所不有尊丈書所謂歆枕看者真好語也昨見太學士書以康熙公之近出爲大戚耳

答趙復亨 戊申六月十八日

病軀當暑如在紅爐中玆奉惠書不翅濯清風也尊丈事旬如灵川時則誠爲得宜而不能然今日事可謂月異而歲不同也此痛楚之苦不及前年而憊薾則加倍此不知何故豈臘月三十日消息耶所居不堪湫隘來處墳菴松栢蒼然有歲寒意趣風來瑟瑟清響此甚可愛只病昏此劇不能索性看書將卒於無聞而死矣徒自悼歎春兄亦悴甚甚可憂念

答趙復亨 戊申十一月

陽德已復啟思益切玆奉問札如對慰甚此病情日深私心危厲因知何出也再昨自上遣史官使之入來力疾趍詣說話方在去就間矣去就尚在或者則入城何暇謀也朴友書得於戀思中喜幸喜幸其書寫以諷切眞愛我哉餘暇日一來望也

別紙

今日事一則分不當得一則病不可留去就豈難知哉且非行朝撮前蒙諭之意賤臣不至無辭矣表額寫出只大字右長而左短須加點化使之均停如

何

## 與趙復亨

愚於此孫賢而愛之故令其夭折傷痛不可堪又益倚孀婦所常惻悶者每冀其並成女昏而有所依矣遠甬下從悼憐尤切也大抵今日運氣極知不佳未知此後復有何等事耳疇疾愚未行時不大毀既行日聞其危思自十四至廿三無非萬無可支之報今朝畧得稍歇之書老懷少紓耳今番鄙行都由自取蓋所陳請者無非人所甚不悅者而解事者又知其人愚而多氣慫恿賁駈無所不至故彼乃攘臂先登

渠亦狼狽此可憐而不足恩也彼事雖蔑亦無必眩
之意矣忽有一事大段不安故決意南畋此則可默
會也

別紙

朱先生女生於癸巳與趙氏定昏已納幣而先生女
死趙氏欲仍議於先生家其後先生孫女婿有二趙
或是其人而未及細考耳今此亡兒適癸巳生而與
左右議定而夭其事又同矣亡兒之弟有十四歲者
此非吾家之所擅然復亨如有意章須默存於心而
容有以相示也未知如何如何在京應副文字固多

而皆亂紙中未詳其所藏到京須問賤孫及尹進士以性兄弟或具生如何尹進士甚不易得須與相磨

答趙復亨 己酉七月廿六日

来書備悉此自覺餘日無多欲於蓋棺之前温理舊學常入静處繙閱冊子未知此亦能得幾時子耳懷縣也主必非做言生事之人而人之紛紛自非関戒事只得任他紛紛耳兩門云云高意誠厚且深矣然苟君子也則自當志同道合始雖參差而終必爛熳矣苟若薰蕕氷炭則勢不得不睽矣不得保合又何妨也只得用力於為薰為氷着渠之合與不合而已

若乃馳騖於末流以求苟同則目前雖或彌縫過去而終不得爲君子之薰矣鄙意如此未知如何朴和叔欸讀朱子書者而終不見絶則榮幸甚矣然此無不見絶之宗亦不免欺人之罪矣甚恐甚恐其古去冬來説 聖考容旨當時何不相示耶他人雖或自外而我豈敢不先登耶此宗天理人心之不可誣者我之信之不亦宜乎若其校魚之烹非子産之所知也如何如何

答趙復亨 庚戌三月廿日

平從坦道此武侯兵法也然雖此須如八陣營絡勿

效華宗浪戰則真是善學武侯也好笑好笑遠書知侍奉之安何慰何慰此衷謝日甚未知到底定在何時耳和叔不相見然若對此友於此間真是大奇特事豈此所可得哉殘薄讀書宗靜菴先生之所頤吾友如果辨此則何善如之如代季弟則誠好矣

答趙復亨 庚戌十二月九日

來書謹悉盆地小風浪須借康節歌枕看耳吾以口食之艱不免提挈西歸熟謂口腹自討喫耶祠額寫去須與兒子財處也今日爲復亨所頤惟食播謀耳

答趙復亨 辛亥八月十九日

曾得復亨書問病劇地右未能修敬茲於善長行復
受手滋病懷之慰益復如何賤疾中間蓋嘗飾巾待
盡矣幸賴天恩得有今日而只骨立口噤所餘殘喘
一日弱如一日如此而寧有回春之望古人所謂陽
死如紙者蓋亦歇後喻也常意復亨一麾南來庶得
從容說話而千繩絆緤無路脫出己酉春造次離違
怨遂成千古之別國家不幸危棘至此未知公私大
小將稅駕於他地角如得明白一死則善矣而此不
是易事矣近聞湖嶺賊徒所供其志畏是鴻鵠云網
漏者若復蔓延則葛藟黃巢之變誰能止遏也知舊

或勸此漢提挈遠避而舉國傾洞將安所之真所謂蹙蹙靡騁者也君範衎未別謝同照此紙如何

答趙復亨 辛亥十月九日

宵雅肄三之中每懷靡及最切且要左右今日職事實係民生休戚宜予左右不敢易易而有此下問也大抵大易損益上下之義其理甚明況且靡了之餘則又異於常年矣此原症雖減而如泄瀉痞疾咳嗽連續蔓延目今則浮氣見於足脛此深於醫者之所寒心者靜俟之外更復何望以故左右前書之托無計奉副矣昨得前月廿一日惠書雖復瞿然而意思

躝跚亦無以自力矣今曉畧有回蘇意思亟呼燈疾草以呈必多疵漏章與義與商量取舍勿以顏情之拘是乃不有毛皮之道也

答趙復亨別紙

柳議此亦畧聞之而不欲以廣授諸公不分親疎也如未撥傳可及刪定否南中李愚所未詳而任則聞其與石渠爲一家親云矣所謂李大將似不指缺者更詳之如何石渠鄉謗此亦聞之久矣然渠有以取之則誰怨誰咎而若是稍自脩飭見疾於人則在渠無傷而只見鄉風之不美不可以此遽爲渠之成案

也南從之議愚宗力主蓋此間士友襄宴益甚無與講論文字而石之敦確似不襄故欲得其相助之力以為老境了當之地耳如必為實學君子然後可以移從如來教之云則舉世道路貿無流丐之人矣寧有是理恨不得相對而發一大笑也力田脩身之諭誠至論也更與與渠仔細消詳使之於此得力則豈非愛人以德之大者也

與趙復亨 癸丑二月五日

前書登照否孫兒不免住此行豈錯看晦翁門户之計之訓否周易益卦上九象程傳非有之非少日讀

時嘗以為訛誤老後所見亦然須考華板程傳以示
如何

## 答趙復亨

癸丑四月廿四日

音書之殊勢也惟安善則可矣十五日書仍知多少
示意 殯宮事不勝驚隕且聞以當初諫止水原終
歸 寧陵而致有此患敗罪於戕臣者此則甘伏刑
誅而不敢辭也上游鄙本計也玄江果若東還則當
以一二擔行李而往從之矣坡院事非惟彼中章甫
不來亦未聞所議之如何也屋篇改寫以呈如更不
合則復示可也別紙凜然身青也未知一種之心果

如此否耶

答趙復亨　癸丑八月十一日

來書備悉賤疾無他只食不著胃近口輙逆以此氣力日敗常有寒熱之候客裡藥餌尤難昨以江上風高稍移下流蕭寺靜寂無異華陽此稍可喜耳聞復亨亦不快曰公相見之望孤矣可歎可歎聞聖上曰右揆啓姑令寫進草本豈將取捨耶若蒙捨却則都無事矣蓋右揆之意則欲如士大家之北恭矣然病若不已則草本亦不可寫矣勢須敗宿於領差矣此則不大關念也

## 答趙復亨 癸丑八月十六日

方到豆浦不能入謝迎將陳疏而無紙筆待忽此見示在驪時語人以為只恐窄路難轉身其人答謂不患無轉身之道今果然矣聞復亨之疾亦不輕可念可念

## 答趙復亨 癸丑九月廿五日

承慰承慰疏批雖下而莫敢矯非不敢開口則終未蒙開諭是 聖上終不以賤臣為無罪者矣論禮則雖曰差誤何至大何也耶然和叔所遺亦可謂逆境也事至於此只得安而受之而已不然則與不學者

何異學徒不待風諭而皆已散去真所謂自知外間風色者可發一大笑也

答趙復亨　癸丑十一月十九日

山窓岑寂病懷無聊得此惠書如對慰甚賤疾始謂時令感傷寒矣日月馴致已至於不可為之地命也奈何虫臂鼠肝都是浮雲外事況謗死則禍塞矣又何足深念也上章待罪誠如來諭第不欲拖長其事已於史官回啓中略陳席藁之意今何敢以此蹤迹復煩　天聽乎貴人疏虛弾猶可怕也嶺人疏本見之否此何足與之較是非也不料嶺外蠢蠢至於此

也衙門額守幸而疝勢少愈則當追副也

答趙復亨　癸丑十二月十一日

任督李友次第傳書雖甚慰浣埊以病報為念耳抑無乃治之不得其道彌留至此耶無慮不至也戢疾若歎若劇終無了期而元氣日敗自料儕流皆死寧有獨不死之理不如抛棄醫藥而順受之為安也別紙謹悉貴人無論詬詈之如何而只是謝肺腑之地狎鷗於江湖之上此於事體稀闊時復一噱也洪哀之受謗當初慮或有此故為兩件說話使之自擇而惟成服自是樂靜所行故以為可行則渠便不許是

非而從之矣然以禮記所謂有君服於身不敢服私服之義推之則暫時權著君服有何大害而怒罵至此耶可訝

答趙復亨 甲寅正月

病裡戀甚得此問書仍知守歲之况何慰如之賤疾已經年歲其着根愈固矣老草其能與敵哉復亨病愈而蒙恩此殆嘉會之運也豈可以人力而免耶第辭而不得然後膺命以示皇恐難安之意無乃得宜耶且有一說曾聞復亨以汶上變禮立幟於攻和云今日異同於其論者如尹生李亜無不蒙被息眷復

亨正以此時得官雖宗偶然而畧不能無嫌未知然
否曾聞中原書以為李之蒙眷不如被譴之榮此言
似有深意也未知君範之意如何也

別紙

正乎來勸並行愚答以今番必有以 大王大妣服
制生鬧者矣如是而尚可行乎答謂如此則中路陳
疏而歸正好矣行至鎮境則主人來見為說禮曹三
堂上以 大王大妣服制期年大功前後異議被繫
云愚以為禮官以期年為是則是以已亥期為非也
聖上若以降大功罪禮官則是將罪已亥期年之

人也是於上下必不免於居一之誅罪矣故於疏末
畧及皇恐之意已於疏本授竹史將發之際而來書
適至始知只以切布未及之故而已故亟令還納疏
本而削去末端事如靡來書則將復激惱　聖心矣
事機之會寧有如此之幸哉同春每與京裡入往復
不任心竊病之令而後始知同春事周徧縝密非常
情所及也右揆書有郭李之疏云云之說李似是李
后平也彼二疏皆已入啓耶恨未的知而引罪於今
疏也此後凡百如閔戢拙者不妨亦及也金陵行色
果其本色也一二年間何耐其焦心爛胃耶

## 答趙復亨 甲寅三月十三日

在竹荅書未達而問書荐至謝戢不可言此不任乘馬假僧肩篠行離竹五日昨始還山腹脹轉劇悶不知所爲萬一無死則何敢終不赴臨也弟聞東生之疏甚悕令人皇恐欲進而却足也就醫近京之亦何其折臂而不成醫也曩在東郊過十許日則即是東歸之人或人忍不得坐肆詆斥矣況亦以濡滯之形則其疑怒又當何如也早晚雖進不過朝至夕敀而已

## 與趙復亨 甲寅三月廿九日

常山之所傳豈有誤錯之說耶不過此漢懾於前事而錯料耳聞復亨歸咎常山甚力且逐面言之云其在此漢未安甚矣事須從今斟酌也

答趙復亨 乙卯正月

落落相望有同隔世人忽奉遠書何慰如之此前歲至月聞有嚴教束裝西出至于鎮川之僧舍席藁俟命蓋以折輔則郭疏之論爲忠言至論故不敢復涉耳今自罷職已至削黜未知復加幾層也和叔畧已出場令人深羨再流放之地若是西偏則或有淨安之逢此時可盡所懷矣今日紛紛想可付之無言耳

## 答趙復亨 乙卯三月廿七日

書至慰荷此前月幾死者數度自今月血痰止息而泄利不已故元氣日耗最不可堪者海風也切欲稍移山間田拖處而或慮拘單陷以亡命之律也別紙備悉然朱夫子培植何等元氣而丙辰以後所以責其知舊門人者不勝其多況於今日人情之如是何足恠我家弟二人皆已相聚甚慰羈懷貼席等眠良謝承欲送大哥于此昌勝欣企只是脆弱之人則雖一二日而必受風土之傷損此可斟酌也家弟及孫兒適往宣德書院未歸矣前書有上疏之諭心甚慮

之如何出場草本後便投示切仰

別紙

承碩贖果是柳煇然事柳自公主張之受諾於承碩上典而又通議於士友助其贖價矣然旣謂之義則雖使閔判爲之何害之有當柳之曰鄭通書於閶也謂鄭官必不爲我傳書頗得長者書吾許之吾亦參涉於其間者也然閶是金將軍外孫之故吾以誠待之必無誣我之事矣只通書斟酌之亦至論也鑴稷云大筭受降城來者日衆云雖傾東海之水而未足洗其汚穢也厦卿語孫輩以爲吾所論代服書決之

以朱子說云然則前後未嘗差殊正不必云云也然何不取其書一見耶吾則全不記自悼精神之衰落也

## 答趙復亨 丙辰正月十六日

賤疾自秋指突而目眩入冬以後則咳嗽極苦自料不及新矣忽至歲改而尚延誠是恠事第聞時論益急嶺海雖不殺而自有殺之者然或謂人激之而轉加至此則誠不然矣凡事從微至大者可謂之激也此則從初以同加之罪上動下惑 上意以為不殺此漢天位危矣若是則雖人人束手塞口其不至於

極子已卯為壬乙巳擇賢之讖既發則静主萬無一生之理矣趙内翰之疏謂之無益則有之而若謂之曰此而有加則大不然矣來書誠有所見然尚不免世俗之見豈欲活我之心切故有所蔽而然耶吾則斷置已久彼之許多威風都無所著不期安而心自安矣殺使開府云云復亨誠以為將然耶彼不勝利欲之切於心冒昧出脚而張此虛聲似若當初為此而出者然明者見之直見其可哀矣以復亨之高明而亦信之耶

## 答趙復亨　丙辰五月十一日

人至見書極慰慼思此前月得痁至於六次之多日夕尫尫殆不可復起矣奈何朝夕庚癸置之甚矣家弟輩以其上產丹實來為貿遷以免填壑今則彼此俱竭矣得此相濡且延旬望之命然不延亦數也不足為明友憂也況外食明友亦且無如之何今日事只忍耐二字為第一義諦耳

別紙

別紙今日之禍云云備悉多少曲折得未曾聞可幸可幸家弟畧以事故朝夕當還則問之矣第無論得失是非自吾儕復自紛紛豈是所宜松亭墓表甚是

好事豈不爲世道助耶十八字寫納恐不入樣也臺記若欲揭刻則不敢也欲閟藏以爲故實則無妨故草定未半忽被客撓未竟而來使告忙故未及呈去矣

答趙復亨別紙

財圃記

此作可謂好文字可見朱墨之暇不廢讀書可喜可喜上云關西復以西北承之似爲語句之病改之如何矍相下即以朱子射圃事承之則尤爲完備矣

與趙復亨　丁巳十二月十一日

曾以尹孫事往書入稟其蒙登徹否鄙意欲俟三月老婦初朞後其母服盡而行禮其家之意則欲行於正月練事後云未知禮意如何而其家形勢必有不得已者故如此矣今欲送人稟定故畧此奉告須與于仁相議如何大抵其家之意欲速如此遷就初秋則決不可相聽矣若如鄙意定於三月似好幷以此意議之諸尹如何

答趙復亨　戊午閏月二十八日

伯季患積前後承拜甚慰遠懷尹孫親事竟荷俯循喜幸何極此一病未了也病又生比如中州搶潰四

夷交侵理則然矣柰何柰何今日所望只朋友後生讀書省已毋負天畀之懿而已

答申聖時 啓澄 庚子四月

去山入山尤覺世界深僻下状有多少語殊不宜於此地然至意何可忘也此漢不言言必拍尤此乎生本色何足深歎只是 聖上初服未嘗有以言獲罪者而之人被論不輕云極用駭歎此處將消許多朝暮密通可喜

與申聖時 庚子十二月

場屋得失尚不足為左右言矣昨者聞哀見訧今科

請罷臺諫困於詆挠而其扶植其論次且難進獨惟
左右與趙謙仲而已病裡聞之不覺魂醒而起坐也
何令人艷慕至此哉雖未免隨衆一番亦不害寒林
雪升畫在紈扇上矣此前月半間大病幾死今日尚
在人鬼間似是臈月三十日消息也相去不濶未易
奉際老情益覺切切耳歲且新惟祈并納嘉祥

別紙

伯邑考若是已為太子則或可如來示矣不然則只
與衆子無異矣然則不當在當絕之期耶幸更商量
而見教尹巠文守呈納然訛舛似多不堪着眼矣閑

後日便擲還也俞學士別紙亦呈渠自以為情同骨肉故以此相語矣須勿以示人而還之如何鄙意以為治之以不治似為得體矣然諸持論之人其意皆如此故前日奉面之日有所云云而不敢索言耳所詢已丑為其職者鄭尚古云矣俞學士書未能答雖答亦不過如右意耳尹拯亦以此為問而答之以此矣所論丹山之論可怪愚果以其人為少篤𡠏意思而已則是指藍鉉曰是欠廉德云爾想此是方惑之時但覺其如此而不知其他也豈非惑之甚者也耶何謂其不惑也故愚每自訟以為若使皐陶聽直則吾

當為首罪而如美村老峯京平咸陵當被次律也

答申聖時 丙午八月

申上舍昨暮來授前月初八日患書甚慰戀思無且

別紙所警於鄙陋者多矣此時與人往復㮣知非宜

況此事則尤不當更掛齒牙而吾友猥以朋友相處

其所論說似若以為可教者故不勝感戢之至謹以

數語錄在小紙蓋欲夤緣續聞至論而已非敢欲辨

說是非也科場不遠利器伏刺以副輿望

別紙

伯邑考事始疑既不得承國則當如衆子絶期之例

也後以高意更爲商量則凡今日紛紛正爲儀禮三年條註疏而致之也註所謂通上下之說旣不得擺脫則獨於此不用其說似乎半上落下終不如執得一說之潔淨經省故已改舊見耳

養他子爲後不可謂非子之諭以程子所謂陛下仁宗之子之說推之其義固較然矣然家禮別此於義服之條鄙意以爲可謂之子而不可謂之體也如何

答申聖時　丁未正月

昔有人歸自陶山醉倒水中陶翁先生戲謂恨不得畫看雖使聖時倒在前溪只合龍眠添作山中之一

故事何至自訟如此耶進賀文字甚荷甚荷諷詠屢回深覺其雋永也只前疏尚未蒙批答恐初心不遂耳疏本依受俞學士自有書矣

答申聖時 戊申三月

得書並及彼此去就此則不須問也彼亦嘗以為慮也陛出後莫若圖得一僻邑既獲便養而亦不失者書玩理也曾見愼齋老於癸亥初默察群議欲處以選地即求扶餘以來此可為法耳雖云各自冷煖然於聖時何敢不如己事耶遇妹事在聖時只可圖之而已至於成否則自有任之者矣只脉脉鰥狀甚懸

此雖不成章須他求見報如何如何尊從不勝驚悿渠雖主此其事曾已奉諾於聖時豈謂徐墓無掛釰之枝耶

## 答申聖時 戊申四月

即者湖西伯遞到十四日惠書分消吉之報殊慰所望兒子欲於晦初為節祀津送隨便前却亦無不可然寧進無退似宜蓋彼此三族之不虞有難期者耳衣樣自是俗事第考家禮則有衣服篋鎖之文既有此事則宜相稱而不宜使之不可着故依示副上未知如何前來記疑之問極慰窮寂之懷有得無與語

有疑無與質正此漢今日之情境幸荷此紙之垂不覺心眼俱開也才修禀復之目矣方伯便催答甚悤故未及附呈當俟記于行耳

答申聖時 辛亥三月

曾聞得遂便養之願奉喜之心殆於身自奉擲茲拜問書咪慰戀思弟苦辞已多此宗吏役之常而今年則在在皆然況且日活萬夫宗朱夫于語不如是何以施禹稷之心耶此迫於口食去冬提挈西歸方憐切稺之啼飢忽自前月家内染起婢僕無有免者未乃浸及二兒孫方此危劇知舊皆勸出次而亦不忍

捨去安效庾氏之為豈非童子而學孟賁也

答申聖時 癸丑五月

去春相送有似遠公故事每不能忘于懷即奉遠書知侍奉安勝喜慰不可言此自有夏節例莊令年則或早而更甚長時委頓生意斷絕此間意象不待言而可知耳國有大事憂厲熏心而又聞或頗畋咎於蹇拙一倍皇惑同知措身之地已露待罪之意於史官書啓中矣朴友論禮識見超邁考據精博吾黨之有此友不是小幸豚兒道路夐遠趍有阻濶之憂已令棄歸矣第穡事至此畝有溝壑之患此為難耳深

衣巾帶履送呈但深衣是常著垢破者甚不宜於縟儀須去緣而澣濯後更加舊緣則或可用也不然則新件藏在籍堤須取於孫兒處而用之爲宜

答中聖時 癸丑七月

問書遠至良荷良荷此月初奄經家兄初忌慟慕益深更無所逮柰何柰何身有重犯久在俛免之中人之爲言無足恠者 聖主慰撫誠是罔極之隆恩而彼自謂應旨進忠之人反被斥責是不敢安耳今日行計只緣 聖上召役以薄技賤臣亦欲效工藝之微於 聖考才既撰進文字繼將進了寫事而退伏

郊垌以俟　新陵復上而歸矣來諭所謂乘勢有為
豈夢中譫語耶好笑

答申聖時　癸丑十月

纔歸山裡日以病為苦忽逢便中書深荷眷私此赴
京秖役後即出郊外意謂庶免羿彀矣駭機忽發旁
及和叔及彼生數輩真所謂老子命薄帶累諸人者
奈何奈何左右以攻閔禮亦入於和叔疏本始謂左
右雖被時人推重而必以入此保社為苦矣聞和叔
旋行刑去云庶乎免矣第未知信否也此再奉遺亏
至慟少洩而大驚小恠備嘗飽經及此來故猶聞餘

怒未已麋鹿雖走山林而其命固有所懸矣

答申聖時 癸丑十二月

大病垂死相念益深忽於便中遠承問書甚慰此心仍審胄有色憂誠孝所感旋底復常慶幸無已此間皇恐之意誠如來諭疏本依送未知所陳 舊陵事有可以冒觸 天怒者耶賤臣愚迷不能自悟而是為臣無狀不能見信之致然若觀程子所論昭陵疏則奚翅螢爝之微也相去之遠無由論説此心徒增悶鬱

答申聖時 甲寅二月

懸想中獲奉遠書備悉多少示諭慰荷無已賤疾視
前冬畧有間而寢食尚阻平復無期奈何奈何鄙踈
只是自訟罪戾而　天怒遽震或謂讒者之效不敢
知其然否也閔姓之狂易不待驗而可知然時議則
以爲雖狂而予不敢代服云其予被罪將無疑而愚
與和叔之皇恐如何可言黃上舍曾曰李僉正文柱
聞之久矣但未見耳其所論雖同於和叔和叔之厄
則有不能相救矣且同者愈多而衆怒愈深矣

答申聖時　甲寅八月

家弟來纔奉惠書今又嵩人下狀細認眷厚不勝推

謝也禮說之示尤荷尤荷只近事與禮訟全是不干事
聖上於榻前屢言姜非適婦今雖有周公復起其敢有說話耶有所慰諭之間何見事之迂耶今日得全腰領幸矣中原消息好則誠好矣只恐凍死於雪裡而付大梳不托於他人耳

答申聖時 甲寅十一月

國哀久益隕慟如賤臣者心事欝結更無下白之日日夜攀號尚復何及私門禍故又復不已從姪基厚前月廿三奄作古人悲痛慘怛不能自喻於心也此時蒙賜手書撫存深至慰感不容已每出必有所遭

不獨今日爲然而亦未至今日之甚者也然此宗爲臣無狀敢以無禮不恭之説加之於　列聖君相之入彼説而深惡者不亦宜乎惟是杜門山間繙閲舊書不無欣然會心處此則讒人虐樂之效也所可恨者孽自己作累得多少人至於閔台兄弟則延及先世殆無顔面可相對矣將來之事則不過殺此老漢而止矣更有何事

曾見韓垽者乎渠與閔台爲姨兄弟而乃詬詈郭姓於家慫慂萬端使之醜辱閔台至於此豈謂人心之錯惡至此之甚耶然而其徒奬甚至孰謂天

下之思一也

答申聖時 甲寅十一月

書來慰豁此長任閒門人時閱舊書不至全無所事矣西行當爲故人更議於京裡知舊而伸縮耳只求原進士李必益章於儒不論服制只伸賤臣之誣而遠配北路 天心時議如此則其時能不過嶺而得赴路班耶見方裝束以俟耳已卯帖如得奉玩實平生快事也弟昔慶元間朱子語人曰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吾於此帖亦云爾所托皆付去而日月之追書者朱子亦嘗有此意蓋以禍患時其議然

也韓之薄惡何足言彼諸閔之由我狼狽極可歎也從姪之亡亦關運氣奈何奈何正以此時翩然先逝還令人起羨也然亦不禁淚下沾腮此何心哉痛矣痛矣其柩連板故其弟欲得漆塗縫甚切幸有以見助耶後事則以其弟之子定之而葬日卜於來十七矣

李必益薄衣赴北雖以許相之爲一隊謀主而尚慮其凍死以白於榻前云其可矜之狀可知矣士夫有識者或欲相助云左右必樂聞此議矣雖不能遠致謫所而其妻子在水原飢寒者亦宜救活

也慶元間被禍之家晦翁托人密護之故冒罪敢及之矣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轉以告於恭仁如何淳徛書即傳幸甚

## 答申聖時 甲寅十二月

非意承此遠書並別紙欣慰之懷何可盡言此以時論日峻不敢在家出在鎮川西界祗俟嚴誅耳況此席藁則 廞衛時何離一步以迎郊班耶已以伏縮於此爲定矣姜李可謂差强人意矣獨李生必益禦魅寒苦之地豈勝矜憐前書有願恤之懇矣其果垂聽否日下新事纔用進士朴鳳祥疏追書賊臣姓名

於行狀中而明其罪曰列書昭陽以下於其下云
老年光華可謂盛矣所送依領然華陽書空將爲長
閒寂寞之資此物將無所用矣

荅申聖時 乙卯正月

負罪深重今日事只如茶飯而已遠書頗有嗟勞意
豈不聞洒然慈同事乎臺啓已至極邊東西南北亦
知落在何處耳來書縷縷欲一一報荅則聽聞煩矣

別紙

前書所示成人書驪江締結內竪一款恐非的報呂
先生云多少人之惡者所以寬小人者也吾儕今日

若加人以不實之言則只與渠一般耳

答申聖時　乙卯九月

申李二友逺來傳書仍説一二論議甚慰孤懷此暑節如在甑中入秋水土之祟便任嶺海真死人矣亦豈非命也今日事誠如來諭然狗盗之入左腹已久雖使周公挾儀禮入坐於庭寧有得力之理耶今日論説真所謂自然之公論也最是朱夫子以難進易退四箇字繼孔聖進禮退義之義矣今以相反之道踈於人而舉世風靡雖洪水猛獸未曾酷於斯也猶幸吾儕爲彼所擠而得免者多亦豈天意耶

答申聖時 乙卯十一月

褫中見書甚荷甚荷賤疾無藥可治只依程先生汝州治癭法決去井泉以洩地氣使之輕潔而只其賦性一定不可易與其容正同亦難見效惟沈椒最爽其味亦令臟腑不安要之內不能宰而規規於外物者皆末也崔公易說倘蒙借示則何幸何幸欲自作書畏不敢生意耳餘歲寒益加保練

答申聖時 丙辰八月

恭卿遠來相訪仍拜來書並冊子一通韻語七首尋繹諷詠誠不覺沉痾之去體也此入夏以來疾病屢

作自知死期之不遠未死之前極欲溫理舊書以窺一斑而精力耗脫氣不循志纔閱數板輒復掩卷甚悔壯年虛負可惜光陰也毋子下着殊甚精當足破妄人之膽而焚坑之禍朝夕將發只得懷抱遞遁深藏於巖穴間而已韻語切欲和呈以謝鄭重之意而不但神思衰落曾無涵養之功其發於吟咏之間者必有觸諱傷和之端故仍復藏秘回味程門嘆賞輕陰之句之意也無緣面敘徒增悵歎

答申聖時　甲子九月

令胤歸時病未拜書迄茲慊恨即承來書慰沃良深

無以為喻賤疾日覺沉痼極知在世無幾也巖軒文字承命已久敢不彈拙以俟財處所示三書內翼傳則五十年前從人畧見蠹餘不成編落每欲得見全編而不可得忝同則有右相所刊板本而未暇撿看而所謂易測則今始創聞者極欲從水落主人借見翼傳易測二書而病未能焉奈何

答申聖時　乙丑六月

思想常懸無路相聞只有慨歎忽於褫中承拜惠書備悉多少示諭慰瀉之私不容名言此久患暑泄苦苦度日此宗不佳消息也奈何奈何須至序文病且

無暇汔未滋筆愧悚愧悚若具始末逮一力則當草付於其還耳原書僅僅推得則非先筆乃盧蘊齋於嘉靖乙卯四月五日書與其二從子者也有小序在卷末矣始與来意相左故不送耳左右比看何書前湖伯合編朱書節要酌海而並付退溪記疑及暫說而老年精力不能校過送之權致道而見其書則以憂患未能下功左右倘或閑暇則切欲奉倩矣回便見教也

荅申聖時　丁卯五月

谷中新居草剏矮挾然閑聽玲瓏自可怡悅忽見伻

書遠至甚慰孤懷不覺兩眼俱青也第諗及時事何所靠而不怕也此則已是為內之身嘗妄為世道之憂逮聞聖上臨筵興歎老悖者不覺起立敢陳世道之壞儘有原委固知尹門之吧咻而不料舉朝撑眉努眼也始為世道計而反為世道害此罪不可雪欲待紛紛者消息畧陳引咎之章未知如何承上疾為祟至欲解敀深以為慮

答申聖時 戊辰正月

歲改無由相奉方切戀想此承惠札仍知僉況安勝慰瀉無量此命道奇釁又哭女息老祗傷割誠無間

於貴賤近日病病方此委頓死無足恨而惟生無益
於世道死有負於師友此爲可歎耳早晚撤還之諭
甚善甚善未知化翁其肯留此老物復續昔時遊從
否反對說猶有所聽瑩倘得面論則快矣

## 與黃君美 璡

渾儀聞其旋轉如意幸甚其遲速合天當以漏孔大
小爲進退之度然來時隨致則當面加商量耳朝暮
已有凉氣緜眠之尋正不可太遲也忠瓜西四廿十
四與孫兒輩相聚快爵良是稀有之事也

## 答黃君美 癸卯七月五日

戀溯懸懸奉此問書何慰如之此旺者昔疾之外重患瘧霍甫得蘇歇而孫兒則平善已久矣崖　之役第具村木則工人不患不得矣示諭所與地主往復之說可謂太多事矣彼雖不善於我何關而若是紛紛哉且以人之疑我而為是則尤見其私意之蔓此正省察克治處也第其地主所謂雲膏取去之說於未曉解殊為悶鬱大抵狀歛寡默無時不可而此時則尤當加意千萬諒之

答黃君美　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

悲苦之心往而益甚誠欲死而無知書問忽及此際

慰荷如何賊疾所加必多而驚魂未定尚未能自知然叛逆禍大則審矣鎮縣之亦誠知至意之蔑弟欲具擲則便埋之此於聖人葵鯉已為太優他尚何望只諸兒再失手線甚覺波咤若以彼中兒輩破衣相遺則庶免牛衣之泣矣言之至此不禁淚下悲乎悲乎

## 與黃君美　乙巳六月二十一日

岬寺逢別之後一向不相問頃今撥暑侍外學況如何意湖戀湖此自行朝進至水原而啟矣今聞日下誇詆閧然而起至有攘臂而罵者皇恐縮伏措躬無

地也王程帖跋久已奉副而不敢輕出矣今日鎮安便並原帖呈納如有可改處仔細指教俾得寡過如何今欲束裝入峽溫習大全語類等書而所奉孀娣病頗不輕故計漸差池真所謂此日可惜者也

答黃君美

前後三書次第良荷第所不可知者左右之眷往京裡只爲定省計何故復別在一處自貽孤孑耶想有不得已者耶深以爲慮此餘日甚可惜故入此深處杜門看書既於時義不悖亲揄之望又萬一庶幾焉而只精力昏短掩卷旋復茫然甚悔日前虛負少年

時節耳尊伯氏見在侍下耶切欲往書京裡書非不得已則不敢破戒幸爲我稟達此意也邪鄲說不如云何而呼牛呼馬任之已久偶記康節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之句聊復幽吟而一笑也家弟書煩爲傳致幸幸

答崔美伯 邦彥 甲寅九月六日

問書多荷此痁疾支離苦苦柰何退溪先生所謂戒懼之境全在未發云者是偏言者也與沙溪先生所謂兼動靜云者各是一說終不可牽合也朱子說自有兼言偏言之異今論二先生語者唯觀所見之如

何耳

與崔羨伯李汝九 庚申七月五日

觸熱迎勞荷意深矣迫切感戢即玆秋始侍餘學履如何瞻溯區區此携書入山魚鳥歡迎紫閣獮猴何故亦世情也可一笑二程書分類二十四冊不動者五冊回乎澤便呈納章吏爲編摩使便於尋討如何日者奉知有意故敢此耳

別紙

理氣 鬼神 性理 學 四書 六經 樂 孔

孟周程張邵 老氏 釋氏 本朝 歷代 戰國

漢唐諸子　雜類作文

右語類目錄也二程分類亦依此目爲之如何

理氣　鬼神　性理　道統　聖賢　諸儒　學

諸子　歷代　君道　治道　詩文

右性理大全目錄也　二程書分類時依語類目錄

爲之而其不足攙採取此中目錄補之如何

立教　明倫　敬身　稽古

右小學目錄也此目中亦有補入者耶

分類廿四冊皆是稍成者還起而依次序更粘之可

也如有不起者以水沾之則起之甚易矣

答崔美伯　辛酉六月廿日

自来深谷一向不相聞勢則然矣忽於同甫便承此惠札甚慰意思此裏病醜劣任一半尸無足言者程書分類一惟征南公爲重只汝九之病爲可念耳渠豈昧於以孝傷孝之理也此亦係明友之責矣尊丈槩審康勝欣賀無已近看何書看書不必多只在精熟與不息矣少時病於欲速而鹵莾故每以戒於明友甫別紙回便回教望也

別紙

程書分類當初只欲大槩區別再爲勘正之地故凡

疊出與訛誤處一例放過今須仔細下工如何来紙第二段兩程改正云云未能曉解甚歎神思之衰落也後便更教如何

来紙第三段或云淳或云正叔者明是淳上鋏一伯字恐不可不補也

楊本外書一卷第一板陳經正一段不宜在理氣天文地理之類欲移置釋氏類耳同板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嘗問於伊川此兩段亦不當置此欲移於學類此等處須商量於明友一一推移如何

答崔羡伯　　甲子十一月十四日

深深窮峽病思無聊忽拜来書欣瀉無已始旣不量筋力妄作此行舐犢之情稍伸而就木之期不遠兩病相守傍觀者慼然擬知久於斯世甚非樂事也所諭前書未及奉承矣程書在彼在此無甚異同而只緣殘生餘日無多欲逮未死前梳洗粧靚以遺子孫故曾因汝九書有所云云矣今病如許雖蒙見還亦無精力可以及此可歎可歎

戊辰二月十六日

答崔羨伯別紙

程書分類已送于權致道俾與寒碧令公同其整理而淨寫耳

答鄭晚昌 普衍 己亥正月十日

每念晚昌一飯三噎令見遠書如渴得飲況奉山中珍味此此心飄然已在陰崖絕壁之間矣何幸得此流此胝襟耶所諭云云非所敢當而竊喜吾友志尚之大也此漢非禹非顏只成狼狽日夕愧負行自病也非久當袖手故山幸早晚見訪也昨見李生樟如見晚昌爲慰

答鄭晚昌 庚子二月十七日

同病相憐無由相見遠地情懷無日不相思也即奉來書如對甚慰此杜門省愆尚度朝夕昨者 聖旨

甚慰而亦不得赴朝上章請罪祇伏以俟矣養病無他妙法古人詩云萬方保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聊為君誦之耳

答鄭晚昌　庚子三月八日

項日徐公来言所患危篤甚以為憂今見手字雖非昔日筆畫尚非可慮精神幸加謹養之切徐徐收效如何吾鼎器已敗雖實敢龍肉亦無所補況未能喫豬耶竹實正宜山間療飢球謝球謝

答鄭晚昌　庚子五月十七日

見書如對弟聞藥不見效殊以為慮養病正如養心

勿忘勿助徐徐以聽其自適可也少歇輒以為病退少加輒以為甚劇如此則非惟精神撓盪醫藥亦難措適矣大槩平心易氣是調病之良法也前書當推見也只此

荅高汝根 晦 戊申十月二日

見書知有遊山之興恨不得與之往同也然此間亦有松雲溪壑之趣聊以隨分占取耳義理逐日窮索以為終身之茶飯則自有至處矣若是懸想希冀則是欲速助長而歸於不誠矣來書疑義謹以己意批送其不是處不惜回示也

答高汝根 辛亥九月二日

今年災蹇等皆自春徂夏以兒少染癘憂煎少間身患暑痁幾至屬纊之餘繼以毒痢今涉三箇月人鬼尚亦分死不足惜而祗以無聞為懊恨耳日者恵札自何轉來其為開豁何可勝言而呤呻痛楚不堪把筆且無便穪迄稽修復每日往來於心不翅食物之在喉也茲於閔氏便復承手翰愧感尤至亡以盡說前書所諭葬地之訟周官有此律令而朱子亦嘗訟其祖地惟在是非之如何耳此何足為嫌但不可長之戒則不可不知也閔氏家變禮今以別紙復於大

司馬幸從閔氏家取見之還以證示如何若其出處之論雖使愚有所抱負當此時節固不敢出氣力捄得一箇半箇況此萬萬不似者乎此不待下問而知其所處也

答高汝根　壬午四月十九日

相問無階一味傾溯忽於褫中承元月廿八日惠書如得卷上人音耗慰瀉不可言且審制中興寢支勝又甚喜幸此去歲大病幸以不死只以餘病未去佚便輒廢幾何不衰殘以滅也所詢尚書註解此愚所常竊疑於心者也竊疑朱夫子以春秋及此書謂不

可曉故於此兩書終不能下手而於書則猶於典謨誥毄篇略有疏釋是則似不為不至如春秋之難解也而蔡氏於此最加工夫故於其末年命之作傳耶是未可知也至於蔡氏不全用夫子所解者豈夫子末年口授者或與所解有異同處故不能無取舍於其間耶亦未可知也今只當以語類所載者參之於蔡傳虛心平氣初無親疏賓主之間而看來看去以觀吾意之所安則庶幾不失本經之旨此不但讀書之法為然凡觀理處事之道莫不皆然幸試以此求之如何未有面論之期只切向風馳情也

答高汝根　丙辰正月二日

濟伯遠來傳書並足以醒弟所稱道甚浮於宗胡不以格言相規而徒以此媿人耶仍知就靜佔畢今人艷喜今日尚屬自己者只此一事而已此亦不至全廢丹子只是疾病侵尋精力凋耗空有近黃昏之歎耳方與孫兒對着朱子大全至有疑晦處不免隨手劄記將以質於和叔諸人未知造物者少留此漢俾得卒業否耶先銘依示追補矣

答高汝根　丁巳正月二十五日

暫留鵬舍旋坐鷄竿知舊爲之共喜也弟自好音以

來意其歷入日夕凝佇矣見書惘然還尋南路之示旣失於近難望於遠然果能不孤何幸如之誌文元本此處無之後便寄來也然鄙意旣曰入此十六字於盜害處云則何以更問當屬處耶後便並詳示也所諭刋去浮華從事宗地此宗所望於平日者今入敬服也此無日不病死而已矣尚復何言

答高汝根 丁巳八月二十三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室人奄忽棄背摧痛酸苦不自堪忍遠蒙慰問哀感良深聞窆葬時遠來臨頭云尤以爲謝此中諸況不敢每瀆聽聞惟時論方急不知何

日受命而死而禍塞耳承有來意曷勝凝佇而偲期

已決三月固知定省之下遠遊非易事也別紙一笑

渠輩以反逆論人而又覓此叢眞所謂獲殺越之盜

而議其竊鉤者也過此之示尤爲捧腹作客已久着

身無非懸鶉不遡微服而已

答高汝根　辛酉二月五日

曾聞有子婦喪與諸友有所周旋而不入手常以爲

恨也甫後自洪哀䘮到惠札縷縷示諭無異奉面談

晤良荷良荷此本欲一謝大恩蒼黃出脚奄値國

哀至今留滯非所與論於出處去就之義也正月一

朔之內連失曾孫其廿八日又聞長孫妻訃不但其死可慟而幼稚滿室念之至此心膓摧裂奇釁如此寧欲無知也比日畧見京裡諸人只說閙是非全無讀書飭行工夫此非少憂吾友其能免此否猥越及此皇恐皇恐

答具濟伯 時經 己亥

見書深慰戚疾久不已可悶大祥既以 國恤退行則脫服何可異同禮記只言二祥之退行而不及禫祭則仍不復禫可知矣禮記所言者雖主士大夫而不及庶人然今日國家大中小祀皆廢則庶人亦有

難行者未知如何叅降先後之間未能曉解雖欲奉答未由也襲條不言帶果如來亦然後學似難遽有損益矣只當從後儒所補之說耳

答具濟伯 己亥

再見勤札慰感無已原事初未聞在呂事只聞善於治邑其孝友可贖其過柳時蕃吾不曾擬之政目此說何從而出耶適之除非吾叅政時事奈何奈何崔固知無能而以有清慎之心故備擬之至受 點則誠意外也王則初未知其不睦之行而草洞見甚稱之鄙意以為王太祖統合三韓功垂萬世其子孫宜

受其蔭故欲用之耳右南攻洪戒無是事只李緯國
用刑非法違制故以遣差回啓以此云云則亦大深
矣金友事同一家情如骨肉彼此皆無所嫌矣金正
以同門之義亦無無可謝之義何可動於浮議也凡百
隨聞示之幸幸

答具濟伯 己亥

書至爲慰賤疾況綿至此奈何奈何昭穆之禮朱子
固欲行之而朝廷不可定制度則只因俗禮今何敢
遽行朱子未行之事哉果能之則其班祔之制自當
從古然亦不過如家禮之制耳班祔條下所謂姪守

以為從兄弟之子云者非龜峯說乃家禮正衡之說耳若是兄弟之子則其子之父寧有自立祠堂之事我兄弟各立父母之祠者古今天下無有是理也次位子孫行祭之時未見宗子必參之文雖或參之豈可據其主人之位我望日不設酒者似是不設於神位前未知於降神亦不用而只焚香否也冠禮布席于阼階上或小西南向者此正是冠席也下文揖將冠者就席云者未知是何席也宗子既為主人而其下既曰賓至主人迎入云則未見其不出迎之意也此等十分分明處未嘗留眼而遽爾發問未知其可

耳袒義尋常疑之只是記曰袒括髮變之至也常以此爲主而餘義則不敢質言耳

答具濟伯 己亥

父未相見書至慰喜前書爲諸生訟冤而已寧有他意輕徭薄賦之說自先聖以來未之或改而或人攻之則自是創立一箇新說欲異於常談也以故前書畧有云云矣今來書如此始覺前言之太過悔之無及耳

答具濟伯 己亥

昨歸自筵中聞從者來往恨失逢迎也承此惠書副

以佳味慰謝無已太極圖疑義足見用功之密可喜太極是無形無臭底物以不能離乎氣故乘氣而有動靜也然必先有動靜之理而後能動靜故主太極而言則陰陽爲所生之物前日之言似是如此矣五行生成之序勉齋之言甚詳更考之如何

答具濟伯 壬寅

此家運不幸荐遭喪戚日夕傷慟行自病也頃者遠荷慰問深謝深謝即玆盛熱侍餘學況如何此年例暑症今則或甚想無蘇醒之日也其生情義甚厚渠雖有相負之事我何忍措意間耶雖復學而未能乃

所領則程門之忠厚耳相見未易惟冀加勉

答具濟伯 癸卯

從子億也實我家良子弟以二十之年倏然逝去悲慟慘切無以自喻於心荷君遠致慰問哀感何極念渠平日遊從之舊淚下沾衣益不自禁矣自去冬移寓西湖以就故人之衆暮年漂泊極非所樂也即日侍餘學況如何惟一日不至虛過則斯可矣吾雖衰老益甚亦不至全無所事耳

答具濟伯

書到此際甚慰戀思然近事何其戴而餉之者非所

甚頤耶東坡吐血之說不曾聞知耶雖只以利害言之自古有如此者矣至於所覩之事則極知愛之深矣鐫感何已曰記昔年愚於迷孫悶其情甚發於聲氣者甚無和平則吾友從傍戒之其時固知吾友愛人以德矣然自今凡有見聞不住誨責則庶幾得免於小人之歸矣此深所顒望者也其事畧有曲折他時當面剖也近事益覺驚隕未知出場如何蹤跡如許尊庭未敢修敬當俟後日幸於晨昏之暇替達此意也

答具濟伯 己酉

來書良荷警誨无感然吾豈樂乎此也不得已也使世有任其責者則吾之三緘已久矣若以吾為相較則其辱深矣然何苦而費力分疎耶適有相愛士友見責如來意不免畧為酬答其人始以為解疑解不解於吾無損益而只歎世道之忞忞也彼甘為呂馬童萬戶訴者何足責哉其酬答書孫兒錄去覽後即以収還而勿掛他眼恐有焚坑之禍也

答具濟伯 甲寅

前月十七日書令者始至縷縷說話無非警省於戲拙者甚荷甚荷閔勘之結末無期左右之或留或退

皆非大段盖與玄江事體不同只承尊命而已此洞
非久居之地者誠如所諭然去此何往日者玄江有
上游之計愚亦欲相就近處為資講之地矣今則渠
渝宿計此亦寢罷矣盖自少不為生理謀今無可達
處雖自悔歎然亦能幾時喫此苦業耶以此姑息以
待畢盡之日耳所示兩人事皆出於渠輩之口也其
一人陞後有書曰朝家何相待之薄耶其意盖謂以
渠貳於閔禮故以是報之云矣其一則嘗來見為傳
玄江書曰尊為時論所推云而今又有此意外恩批
益增皇愧意味憮然又有一名人曰某某某之榮不如

某之辱也余嘗戲謂少輩曰今日玄石厄則厄矣而
其事似不爲非故諸人之意如此正如東漢皇甫規
也其與復亨書則有人說復亨以閑事力攻玄石云
而適適其阨塞於此時恐又有人言故畧舉外言以
戒其慎言而已來諭所謂只恐諸人不察外間氣色
而發者正獲拙者心也今日只合緘口杜門然於相
親朋友間亦不相戒則即朱子所譏屋下合說底說
亦不敢說者也某人尊仰云云又未滿一笑此漢乎
生本不爲人尊仰況於其人年長於我又師門先進
也豈有以其人而反尊仰於我也若曰被其親辱

則然矣若今所云云則畧有苗脉見其諸子有貽累於其父兄者故不免赤心相告而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我於公之諸子視同吾子故言之不諱矣其父子便有相隱之理豈能遽謂宗有是失也旣不肎謂有是失則其嘵嘵自明之際不無彼此違言之端傍觀者之執以爲說無足恠也然吾於其屢言而切無相入之望故從今便止自此庶幾流聞消息耳賤疾雖似有歇而飮食猶阻終無乎復之期矣

答具濟伯　乙卯

嶺海之外只與禽朱相伴豈料問書居然而至武仍

知侍餘學況安勝無任喜慰此以風土之患疾病漸痼未知能留地上者復幾許耳然日閱朱子大全語類數板足以消日世上之狗牙魊沙都在度外也朱子於黨禍時每以知舊發擅為根未知今日復如何也惟冀杜門讀書以副遠望

答具濟伯 庚申

去年事真所謂孽自己作空汚良善者至今愧汗浹背而不止也惟是雅量不錄其舊有此問書而無一毫怨尤之意此甚不易尤增佩服也此蒙恩赦還感激罔極只是隨處蠆觸不使於老拙之耳邊即入深

山歛跡度日此外無可言者

答具濟伯　辛酉

尊丈遠來見訪又得手札之問甚慰意想也此營莫

孫婦於黄澗地蓋昔年避亂栖息之所也愛其林深

谷邃溪山清絶仍與喪兒爲相守計耳所諭云云可

愛之深也只世間嘵嘵本不足計較分晬一皆受而

爲過亦覺省事也今日事只閉戶看書爲屬自已事

切欲以此自勉而精力已衰亦恐徒敀空言也如左

右年富力强何患不能也

答具濟伯　辛酉

夏間得書警責出於誠心迫切感荷其時脩復以致謝意未免浮沉耶昨又承禠中書復申前言如非至意何以及此今日人言不翅百車然莫非有益而加勉者聞誇自是豈士夫之事哉此事君亦熟經嘵嘵外至豈有損於己耶今者方生之說尤不滿一笑然其所警於庸陋則深矣所欲言者遠書不敢盡只冀杜門看書益厲晚節幸甚

答具濟伯

思想懸懸承禠中書如奉面晤慰不可言此杜門省愆殘喘苟延無足言者示諭近事不欲掛諸口耳

久矣大抵其人用意雖不佳而其所以逆我者則是矣只得喜聞而改之而已且彼之積怨深怒專由我之攻斥乃反則其所怨怒寔人情之所不能已者但適乘此時而發則怨非義理之怒此則來書正得其實狀矣然何必云云蓋其紛紛也最可恨者崔子敬也言出於渠而罪則歸我未知此非不可已者耶可歎餘只冀偷閑佔畢以副遠望

答具濟伯 丙寅

歲改相意尤深豚碩忽來傳書知有嘗藥之憂昧用奉念只恃誠孝感神亟收勿藥之喜耳此自喪孀女

以來哭泣無節以致疾痛增劇頹臥四箇月一向沉
綿然居然八十歲翁死亦已遲矣尚復何憾來諭縷
縷殊激懦衰世道如許亂亡將至時運攸係此豈人
力所及哉此等事絕口不言久矣今吾友既開其端
不得不畧陳其槩也愚之與尹相仇宗有其源粤自
五十年前鑴也敢肆悖說攻斥朱夫子不遺餘力擧
世風靡不竪降幡者鮮矣愚也不自量度妄加觝排
並攻大尹以爲亂賊黨與彼爲其子弟者安得不怨
怒今之仇視此漢亦人情之所不能已者惟是鑴既
伏法而死則以此執言宗有所難故强引江都事以

為負持之訴愚亦不得已而畧舉其所聞之人以爲
鮮謝之地然此甚不可何也此嫌於閭巷惡口以理
相較者又嫌於棄疾於人而自脫者殊失士夫風儀
悔之何及今日和叔之非我也其意雖與此不同而
其非之則是也愚亦受而爲罪矣然和叔書來慮有
鬧端絕不以示人矣不料和叔徑自傳播以益其謗
謗殊可歎也然遂事不說置之可也最可憂者在焉
丁丑間事誠出於萬分不得已則是　聖祖達權之
一道也然每值　皇朝聖節必出後苑泣伸呼萬之
禮又有　孝廟至痛在心之批及如清陰桐溪兩先

至及如三學士江都死義之臣而相與扶植而維持
國家之至今不亡伊誰之功哉越自大尹倉卒蒼黃
顚失請斬虜使之義氣而其子敢斥當時死義之人
則義理都喪朱夫子所謂忍痛含寃迫不得已之說
將不復聞於今世矣然而舉世不知可惡而反且右
袒猶恐其言之不勝可謂甚於洪水猛獸之禍矣如
非有孟韓力量則誰能止遏於萬一哉此智士仁人
之隱憂浩歎而不能自已者也奈何奈何深感吾友
凌晨孤雛畧此酬答匆以示人千萬幸甚

答具濟伯　丁卯

戀中見書知有違理之痛此愚之所能經尚有餘悲者驚惏無異在己也此何足言哉朝暮待盡而近茲無死是亦物怪之一段也羅虒旣自謂爲其師伸冤則師道尊矣何謂喪也其餘則皆非草莽賤蹤所敢聞然隱憂浩歎幾出上藍之涕此亦天理之不能自已者耶惟是衰病日甚些少佔畢之功亦且拋棄時一披閱只有夕陽好近黃昏之歎耳奉際無期惟冀加愛以副遠誠

書

答朴子玉 世根

物何足謝令人慙恧固城新刊平陽先生千字文以有鄙跋之故憲嶺人之火之也將移送於此而爲轉送碑閣之地來則當相報矣須預擬輸去之資如何固城樂善好義如此可尚可尚

答朴子玉 壬戌七月

承示不忍聞也長子年過二十而不服斬衰是大誤矣今何可因其誤而服次子乎自困迴轍不得相助

傷哉傷哉壯紙廿幅送去秫則方與殷孫圖之矣

凡穀之粘者通謂之秫故先師之喪用粘租熟用

矣家間粘租絶無故發孫送常租五斗可搜用也

荅朴子玉子晦 世輝 辛酉三月

子女亡日復至追悼如割在此遠地又不得往哭莚

根何極聞訃在亡月則至訃月數而行練祥於亡日

以應十三月二十五月之文例也但朱子大全有訃

日月之文故人家以此日子而疑當訃日此亦有所據

第未知當以幾百日爲斷也或云當以聞訃日爲定云

此等論議不敢臆決耳祝文筆墨及一暗送去

答朴子玉

書至知有喪戚驚悼無已三夏勤攻所得必富然必須愛養精力毋使生病也此兒子遭其生母喪喪由染癘相望焦煎之懷何勝言耶所諭玄孫死則高祖神主便當祧遷而玄孫之子以玄孫之曾祖為高祖矣若以玄孫毋妻生存之故而不祧親盡之人則毋論五代之嫌而一家寧有二高祖之理耶此則不待知禮者而後知之也

答朴子玉 壬寅十一月

見書為慰此僅僅耳橫逆之来順受而不較可也更

以契物送償而終不受則如斯而已更沒奈何矣書
齋事方伯書如此而終未解見豈未知首末故不解
此書耶二程全書廿冊通韻二冊迺送堅藏之蓋以
非久還故故也前來官符適擾未暇檢出以俟後日
耳尚書裁去并正倫書以送正倫其外孫也然此事
甚疑彼必苦之矣冊紙姑依僧言如何虞祭無祭神
之儀尋常疑之或疑設饌入哭是祭神云未知是否
布網巾入家或有如此者矣蓋網巾出於大明家禮
以前之所未言則難可考據矣祔祭雖未祔於祖廟
之人亦當依宗子例行之矣蓋祖孫同昭穆故也心

喪人祥吊他人未有所考若與曾子之於子張則或無不可耶曆日此尚無得矣

與朴子玉

渾儀早成爲幸此以病故不得東去耳祥禫計閏橫渠說十分明白且朱子以祥月卽禫爲是則似無拖引以至四月之理矣第以家禮文觀之則朱示似然此等大關處不可輕易斷定須稟於沙山而行之如何

與朴子晦 癸亥十月日

興龍不忍聞祠宇之飢饉也已是非意豈意乃有是

事耶墳墓无㤪无㤪豈謂生爲德人而沒後見嫌也
此中校事以權友之去將未免中輟矣打愚忽來趣
韋趣韋君若無大段事故速來望也

答朴子晦

聞書多荷弊帛效古禮則以爲人用焚鬼用埋據此
則焚幣似非禮意而濮氏之說如此則焚之亦不爲
無據且防竊發褻用之弊矣但所謂焚而埋之者有
疑於心旣曰焚之則當埋何物也惟在僉尊商處之
如何耳

答李子夏萬亨　丙辰三月一日

海上之別倏已經歲一不知何處飄泊也今見梁君叔姪仍奉來書知有管城之遷一步雖近亦無相見之期矣此中事梁君必能言之不須煩說惟是水土爲祟鬼事日廹死不足惜而只是無聞爲可恨耳目錦之禍延及泉壤而洪叔範諸人連袂投畀運氣所關奈何奈何奈何

答李子夏　辛酉正月二十六日

意中承書甚慰旅懷此倉卒出脚遺此大喪近未南歸度日如年奈何奈何舊學日退此等說話不入於耳中久矣非有實用力處安得有此語然賢者年富

力強必不如是豈可以警責於老拙耶良荷良荷

答李子夏　甲子八月十日

音問久濶見此䄂中書殊用慰豁始知書不如面真虗語也此自孟夏嬰疾幾危者數矣至今命延寔非始料也盛䟽誠是正論而意墮深井真可惜也然有非在我者柰何柰何官閑地靜其能着書否日月逝矣惟冀勉旃尹書非一朝一夕之故無足恠者只我實不善以来人言正宜亟改而圖新耳

答李子夏　乙丑十一月十八日

前承慰書修荅以送于京裏未及登轍而今月十日

書荐到寂寞中慰荷之私不可名言此所苦沈綿長時頹臥毀墨之功亦且全廢回顧茫然莫知所以救殺也如吾君必不如是而今有云云之示豈所以警此老病耶日者疏章固知衆怒之蜂起而伸下父師義不可已者外間話話有不可顧者矣

答金景能 萬増　庚子八月八日

江頭摻别至今悵黯方坐山裏静聽寒松忽奉遠禠雖慰千里之心都尉公三字太不着於古澗蒼崖矣虫臂鼠肝任之已久雖千百蚊蚋鼓蕿狂鬧我何動一髪耶只是株累透相者不少此拯不敢安耳餘何

能盡紙希黙會

荅金景能　庚子正月二十四日

来書味荷此病苦頻仍鄉家尚難搬挈来處山房雖甚窮寂却無閑是非是可喜耳所示人言可付一大笑也今日事只是自訟而已本無慢意鮮不鮮非所言也况某某兄之為戒求鮮於某台尤令人羞愧欲死也禍福有命豈人力所可避就耶兩兄可謂太多事也

荅金景能　庚子七月二十四日

尹甥来説昆仲將圭擬何甚苦又説場屋事不勝驚

賤也娶孤女者眞亦撾舅矣雖無所損於昆仲亦可以觀世變矣然亦豈非玉成之資耶此正坐草兄及諸弟峻論衆怒之義如天蔟侯然正好杜門而看書耳承許見訪無如前日之愆期則幸矣彼中有假稱鄙奴劫杀於村間曰以壞人祠堂踏其神主者不勝痛疾近將迹其宗呈狀于郡庭特地懲治之意詮達如何

答金景能　庚子八月十六日

簪盍謂在昨夕旋聞東旼終宵耿耿來書忽至欣寫無已仍想連棣之樂歆歎歆歎此力疾上冢餘喘無

多矣管山連嶺故多崎嶇若於其間伯氏以二斧少
或丁丁則猶聾聵舌將不勝多矣此則景能之責也
不勝過慮之辭聊為相言

答金景能　庚子九月二十四日

未能更逢仍成遠別悵歎何已得見留沃書稍慰此
心前頭之約雖則欣企人事喜乖其保無奸乎所示
南儒謂我將治匿名人者未知其儒為誰可密示也
此等事不如不知而亦有不可不知者蓋險昜息姦
嘗然不覺故從前為人所欺者不少雖當以忠信未
孚為自反之地然亦不當以害我者為愛我者而都

無賢否之辨也比來此間所謂匿名云云之說尚今未已甚為君苦之然把作他山之石無非有益於我者幸益加勉也不然則愈入于莽中不但三歲之不興而已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也兒病已安耶

### 答金景能　辛丑正月二十三日

前后書承慰無已甚至月分者看未至尾不覺潸然也誰禁百年邊使後人不能觀志而顧已述事也慟矣悲矣即日餘寒惻惻侍餘學況如何日有新志則師門將有賴矣深禱深禱此病與年深餘喘無多固將無聞而死也辜負西林教育之恩每一念至不覺

背汗沾衣也若乎相守多時忽然解携㧞令病懷作惡也

答金景能　辛丑六月廿四日

鄙家喪故雖使欲死者聞之亦堪酸鼻也一脚出門復被不韙之名狼狽適还杜門省咎此外無他事也唯是老懷易感撫釋謀奠觸事悲苦奈何師門庭享士林之光顧以罪名甚重題碑之日不得與執事之末何恨如之曾於景平行荷慰書深謝深謝

與金景能　壬寅三月八日

江頭之别恨結春草鄙行今午始到堤衙聞東伯初

五始宿寧越仍向三陟而從此問仙山之路則當自
鐵原直登斷髮嶺云故再明訴向原州馬弱奴稱只
得旋行旋息君若劃即拔來當會於山間矣一面報
東伯此勝踐若不赤張則真一生快事也來時湏討
柳寫書以示則尤幸也

答金景能　壬寅五月八日

朝為草兄任書來札先至眛慰意思昨於政府吏來
得見諸書皆有永曆青衣之示不覺驚痛隕絕也草
齋之聞北狩其心與今日果如何也從前好音皆敀
虛套其不好者終無不實今日事安知不然也所蒙

新命草兄亦言陳疏之宜安邑引後即當旋啟以治
耳別紙稟批報去如有未當更以見示如何

與金景能　壬寅五月廿四日

再昨下還昨過嘉禾慮川路增潦蒼黃穿度到藕寓
聞兒輩尚未始痘故仍姑留此欲更邀諸友以說前
事耳襄事俟雨畧收屢屢了當而未克奠翌日乃奠
聖訓炳炳而俗說勝之殊不自快角即見邸狀許疏
聖批有人心不淑已到十分地頭之教為南宮殆至
身青也未知渠自處將如何耳右揆復以護黨攻伯
宗持憲甚力似太甚矣

## 與金景能 壬寅六月十九日

曩奉餘懷亹亹艶酷侍奉琺赤此前疷益苦是知坡公病暑賦並皆歌後語而晦翁所謂直欲投下清泠淵者郎真境也行鞭何日西指不及再見爲可恨耳日下事聞之駭愕朱子嘗誦西江波浪何時平之句謂可以泣鬼神也知其先獲矣夫餘閱迷並多愛

## 答金景能 壬寅六月廿八日

衷謝非復別離之時羈魂殊覺憎憎昨書鄭重甚慰此心也此病情日惡麟孫之厲亦無了期煎惱何已京書截奉到彼即傳于李都正家如何兼有孫婦謗

簡冗碎慮或沉落也家弟大政陞主長興簿而金生
震猝代之李顒亦除冰别春兄長憲政目時未見而
李商翼書示之矣史官則新及第尹揩下諭則只如
前名吉也　聖吉且令史官面詢弭災之道陋劣他
無所知只以孟子首章意為祈天之戒則春兄大駭
以為諸宮家必皆悚慄云云殊未知其説也餘殘暑
尚酷千萬慎涉塲屋尤毖如隨從等事一切勿為也

與金景能　壬寅十一月十四日

阻信已久慼思不可言比日寒甚諸況如何此懷鄉
無可食杆城以恩津小庄之奴見周為就此始移江

景以風氣之悪稍徙黃山追憶前事只增衰淚而已前書所諭甚荷不鄙其時畧以愚衷奉報矣未知入照否世間豈有懲忿而無益於身者千萬至祝至祝攸徐之説傳者過也徐事不情故宗人時有嗟惜之言乃人之情非有怒意於彼也大槩少輩傳説甚有不審處可歎須是昔日同舟之人尚無大故何至相絶耶然果賣死友則真可疑矣第在我之道則只曰不敢疑斯可矣

答金景能　癸卯五月二日

小科不足爲君重然宜有賀而比來習閙成懶荷奉

前後三書而闃然無答此間事想或見諒也示諭戚臣負犯宗大真所謂臣罪萬死天王聖明者知舊何須毖念至此耶

與金景能　甲辰二月十八日

子輝遽至於斯理之難知乃如是耶渠既宜然漠然與化爲徒而白髮老人忍死号哭每一思念未嘗不涕下沾衣也聞君來在營中想其從傍寬譬不翅如去夫之丁寧矣以是爲慰也徐金兩就已料其如此矣然使此義由我而粗明臧死何傷耶此後不可無一番文字而只恐風波翻上一層也正乎前頭事極

可念如或立脚不住只貽人之竊笑也此不獨正乎之蓄也

荅金景能　甲辰三月廿五日

續奉手帖何幸何幸此間只如舊狀只是昕夕趙伯投示邸狀朝端風浪翻上一層皇駭懋赧無以爲措也想自燕北西去此後會合還復杳然甚令人作悪耳疏儒敢生轍轍之計其敗也宜矣然世道之憂則有不可言者矣

與金景能　丙午十一月七日

日者之奉喜亦有之蓋念哀與寢支勝也伊時感寒

得汗甫甬明將東去皆紼之禮將曠恨歎何已且伯氏母往之規甚切而鄙性猶滯終不能回報渥亦自悼也襄日不遠只祝順變聖人後予盡慎諸并茲奉献

與金景能　丁未正月一日

人来聞来到先兆衝寒之餘得免傷敗耶此下敀鄉里不堪膠擾再明如行春兒家冠禮則即當東去贅伏調病耳季哀以聆下憂未能偕敀云深念深念其書褸褸悉出赤心然常以為相如骨肉而猶是二人故玲暖不相知耳無論義理勉強病骸犯冒寒威死

於道路是何心哉且吾未嘗有去就之謀而知舊皆以不就處我此必有不就之義矣以此尤使人咨且也如有京便此紙幸轉示也竹洞丈眞所謂王將軍老矣

## 與金景能　丁未六月十八日

復札慰荷但聞失適此無足怪只望保嗇幸甚賤疾沉綿彌留若苦文季所遭誠為不幸然事至於此只有緘口結舌不言彼之得失此為鎭定之道耳哀之任書於一家之親有何所失而亦且見疑於人眞無所不有者正謂此也申生事虛宗未可知然室中之

言不可使外人聞之亦須認之徐待事了後對渠問之以好矣老先生遺文前日果蒙投示而意謂不止於此故昨書云云矣輯覽謄書誠如所示而紙地不足曷以是爲慮耳子固書中一無他語耶方伯不能無疑者指何事耶

答金景能 己酉

再示爲慰前書有待令不然之語矣何不諒鄙意耶大槩目今私意滔天俗論如山二者如不除去則更無下手處矣吾是朝夕渡漢之人矣此是希攸之憂也栗谷言吾已決皈意盧相可無憂矣再昨 聖上

畧許南故時人亦且久不若矣

與金景能　己酉

前事只恐子孫不能善守遂使　聖志埋沒故冒萬死以副學倉之意矣厥後追思則其罪不細矣且以禍福言之萬一漏洩則赤族之禍立至豈不大可懼哉悔不可追矣奈何奈何朴和叔有問禮紙久不敢報今以呈去幸即投仍問其還荅與否也

荅金景能　己酉

纔往書送人矣來書先至示諭之懃悉至此豈不知感但今日事無論他事行禮後如欲仍爲從仕則可

也不然則須有不辭徑敀有傷臣子之恭何必爲可已不已之行終做駭人犯禮之舉哉其兄則每以穩穩入時樣爲務如我猶滯終學不就豈於今日猝攺舊步耶幸諒察而更敎之

答金景能　辛亥八月十二日

君平來說平安茲復奉書何慰如之賤疾猶留此撻似非小少厄會歲者臘月三十日消息乎平生知舊如景能不得相見而仍成千古之別則目應難瞑而何可望也千萬力疾只此聞正乎下來令人翹企翹企

答金景能 癸丑寒食日

歲前惠札昨日始自外城傳來祗拜雖遲慰荷甚矣同春尚何言哉哭時失聲思時失涕者豈但朋友之私而已此去臘大病幾死今雖畧已而精脫氣劣殊殊度日真所謂悲不幾時者耳相見無日春煖加愛君平喪耦慘怛何撼即有吊書聞渠上去從仕未知安否如何見時致意也

答金景能 甲寅三月八日

月初始見在南元日書即又拜今月三日惠書備悉前後示諭撼令人慰豁也且所說急務數條雖使孔

明復生不可以易此矣非耗姑聞於前月之晦意謂
朝家亟有所處置矣尚今寂然伏想精神謀議只專
於山陵而不及其他也斯可謂得緩急之宜乎如本
兵任重事要又其私義不比餘人如景能須日夜挾
助强聒亟有所講求可也此成服後即發赴臨之行
行到鎭川大病發作蓋緣雨具不備沾濕而致然矣
投入路傍山寺調治三日一向危苦故今朝上疏陳
情未知得蒙 聖上照燭下土幽隱否乎勢將姑爲
退歸以待病勢之差可而復動耳

## 答金景能

甲寅八月五日

近事不須云云惟是賤疾如此窃懼溘先朝露終違
刑章不得快謝清議耳疾勢少間則或可冒進城外
而亦不無覼覼之心蓋擬弁之伏有不可測者只欲
祗伏於此以俟朝命也山間深僻人事漸簡六月所
校若來則可以再捡矣此意通之管城如何

答金景能　甲寅九月廿七日

跋胡躓尾似若無事於馬矣然有贈之者艱到陰川
而宿則抵萬義承此追書慰謝無已示紙謹悉聖
上之所以左右者必得其理而非小人之眼所能窺
測只得靜俟而已然若是之想則亦非臣子忠悃惻

怛之道中夜起坐徹曉無眠此豈為一身計耶

答金景能　甲寅十月十二日

家弟來傳伯令說謂行鞍將杜臨蘼遲之候方切忽奉委書欣然何翅京耗固不欲聞雖欲得聞而無其路矣今來示亦大略而消長之機則槩可見矣幸於公餘勤讀經史好賚于淵之頌則於　聖朝益有光矣

答金景能　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

前月窃伏聞　天威大震至有　先朝痛惋其見欺之教而又聞李必益之投畀知舊皆言不可在家遂

全鎭川之西野僧舍家屬團聚以待行遣矣和叔先被罪罰而合啓繼發今十八日已允罷職之請矣聞其翌日仍請遠竄而尚無所聞莫知其故也少時嘗誦元城死無難之語矣今日當着真無難矣茲者遠奉問書何慰如之投北時若過青門外則京裡親舊或當有出來叙別者而獨不見吾友仍成存沒則不能無悽愴耳

答金景能　乙卯七月三日

下阻意甚此之安危可問於鑴而不可問於此也渠誘誅 聖聰脅迫膺犬以撥禍機而又自謂緩辞欲

免後世之誅其肝肺誰不燭知哉且效章惇之所為而不恥之亦可哀也然而論者或以為其扶護之功甚矣熙慶難忘也此長坐綠陰裡時閱古書其視華陽時尤為靜便耳重叔之攻鐫穆其說云何于迪慶有討書冊事略有一書章付啟便以去仍覓答以投至仰至仰髡者近當宰還須令善養也近聞略示之

答金景說　乙卯七月五日

意表書至慰謝無已清風之亡不先不後其視會稽公有事則殊有愧矣涼風已生此不得相遇一向塋鬱豈此亦與尹許便耶閔生所帶書登照否迎接頻

煩或妨公事耶只門無停客是小學中語也

答金景能 乙卯七月十五日

来書荷荷亦監弃領此中恭伏絶島之命仍念倉卒不及相見而去也重叔可謂獲殺越之賊而問其筋狗之罪進小言而獲大罪也查事可謂特直而不戒也土豪輩必訴於狗危哉危哉然朱先生居官一切不饒至於被誣而不悔矣

鄭吉甫在政院亦稱眉爺斯古戲之曰噢爺任從鄭兒爲聞者大噱今来書亦稱眉不幾於吉甫耶狗必稱寃矣好笑好笑朴漮疏後 慈聖益不自

安憂憤成疾有朝夕難保之勢清風喪後藥房問
安則謗書批荅悲痛莫甚領相不覺出涕云三昨
入侍時領曰聞 慈候已到十分而自 上每以
無事爲教此未知何故也 上亦不荅領不能盡
言而退云此我人所示覽後即火之前有小川銀
唇汕然而徒有羨心茲欲結網而無鉄軸如有可
造之具須以三百箇見助如何以全網見借則尤
幸矣蓋海錯易以敗胃而惟此魚不然耳

荅金景能 乙卯七月二十八日

來書令人眼豁亦諭備悉清陰可謂有孫矣若其行

遣之地相通則真晦翁嶺海之間不落莫者如見其劄本不妨示及也張本送去覽後還擲也別紙好笑真待騾年然後可驗耳

答金景能 乙卯八月九日

書到荷荷天下之事之起立 太祖之臣益無相聞之路可歎可歎以邪攻邪朱子已言之然其為 宗國之害則均矣二荅裁上百千無以動好笑今世復有如嚴君平者耶聞湖南千餘儒將有叫閽之舉此一着後似有大端事矣七月以後正可怕耳狗之適辭益見其肺肝可哀也已

答金景能　乙卯八月十七日

問書及膏腊兩封並謝柬彼少時攻釋氏朱子以爲以邪攻邪及其晚年失意遂與釋氏爲一其心旣邪則其離其合特頭眄間事耳大抵不出於義而出乎利者例如是也前書以藥村奉況矣其無不易耶永興欲荅書而恐無便不果耳

答金景能　乙卯九月七日

解携來心悃然今見專書仍受成藥此非始望也何其神耶即當煎服矣枳殼章有三枚豈病已之機耶復求於京裡不敢請固所願耳鄭生果有所傳姦賊

蔑視慈聖之狀令人膽裂諸處吊狀入褫以傳如何礪石不得耶

答金景能　乙卯九月十三日

戀中見書慰喜深矣别紙亦破憂欝然得見起相書則以為必不能無事云矣京攸相軋道君尊京而寵攸以道君終至北還那黨相訌亦非國家之利也二種藥餌當如示服之耳賤疰畧有稍加之勢不大段矣竹書見之開眼也前送吊書已上否

答金景能　乙卯九月十九日

兩度書一並承拜並受京簡深慰且幸賤疾非朝夕

可冀差劑勢當徐徐服藥以聽其遲速耳仍示得兩異事伊尹之被論也被論之銓長出仕也久在世間聞所未嘗聞者此屈子所以頗無事得見時人之出場也然非朱夫子亦何以得其意於千五百年之下哉

答金景能　乙卯十月六日

令胤帶書見訪真見玉樹枝矣古人云生子非難教子爲難此秀才俊邁如此則教之亦將不難矣以如此美質能着老先生一二分工夫亦足以爲儒而繼述矣殊不能無望也此所患漸進奈何所拔村料中

有三椏此物何處得來可愛可幸山茱萸正當其時須未背節而覓惠為仰木溺器已磨造耶

答金景能　乙卯十月八日

續奉來書慰瀉無已第聞亦有西行歸期當在何間未前何堪意鬱家弟相會想慰病懷賤疾漸覺有進然與其死於犬噬無寧水土之為愈也合流只以耐煩二字相警此蓋老先生初年訴活也

答金景能　乙卯十一月七日

承慰無量藥料外所惠並領謝只三椏乃銀子之還課雖一分二分尚有慊尺之心也箕城乃王公設險

之經訓何可已也第聞已雪蓮娃之罪而角瞽之孫請伸其祖而事下該府云信然則大倫亡而大法喪矣極令人痛哭不知祖宗何負於天而生此鑴穆單至此耶痛矣痛矣自聞此事寢食都廢宗欲無生也髹器恭色甚潤其修甚矣寧有不合之理耶承欲問泗謫可謂積善之大者不勝歎仰歎仰速圖之望也

答金景能　乙卯十一月廿五日

繞任書以付曉穠矣即拜再昨書備悉多少示諭慰篤無已賤患苦無減歇之意言亦支離矣竹丈壯哉然朱子所謂正以此時得之者未知如何也聞恭判

葬地尚未卜此非細憂也一襲掩身之資出自襪(?)杅
仰認至意益不知所謝也三雉並頒光城書物依到
答書早晩付去也二書并無半字時事之及可謂南
亍容不難見也好笑

答金景能　乙卯十二月十七日

承訃痛哭不知所言其在沃時人謂其顔𤽄丹渥而
愚則固慮其眼尾下指而精光失耀矣然以世德之
隆厚而禍故之慘乃如此神理之舛胡至此𢿘重爲
之痛哭也

答金景能　丙辰三月八日

苦費竚待得奉來書殊慰此心此自春回以來無一日安穩時蓋以滛潦連月所傷尤多也下諭或云將錄勲以自宗長曰又繼以宗嫡事康熙公緞入為元功云云此宗狗輩之奇謀而今以第二着見諭未知第一着者為何事豈指日光相盪而然耶既被此言而恬不知變真足為此事者也奈何奈何來眖依領曽以小犢付趙郎矣蒙徹否憊卧僅此四殿之和樂慶孰加焉此宗文谷之力也靡此則壽慶任謝輩布滿國中矣

答金景能　丙辰四月八日

豕已歸稅只入地人不可得復見矣自不禁淚下濕臉也然生者未能忘情而渠則已寘漠矣韻語甚好第三窟於舟水相涉否狗摧曽未之聞遺者以何辭而拏者以何罪幸於後便詳示也此起坐時絶少曰而不起亦非難事耳乾餱球荷早晩乗閑一来如何得見鄭桐溪圍籬說則有云置木乎床為待客之所然則客未嘗不入其中也豈今之君子却勝於弘瞻耶可一笑

答金景能　丙辰四月廿一日

續見書甚慰東京果可幸聞出力以助豕碩之顛仆

喜謝無已此痁疾四次旺繞向歇而元氣敗甚食飲頓廢可悶来此行李例荷舘接得無煩費否近聞見亦如何趙是浦諸門派而比者出入狗竇云鬼瞰或不迷否大抵可怕也

荅金景能 丙辰五月一日

前月廿一懷院三四儒生謂欲歴拜畧付一書又於三昨托言於家弟行矣今茲承札未有領書語豈或未徹耶此痁餘大憊最夕顚卧恐遂不起也穆事亦可異也然以邪攻邪均無陽復之端矣或是廢安今復生則彼輩之肆毒於士流也當益深矣鄭報若真

則勢甚棘矣彼若如唐末藩鎮則亦一賊盜也與之同事而以媒釁禍事甚無謂然爲釁守盟而取滅於剥床之災亦當爲天下笑真所謂是謀非吾所能及而雉堞城鑿池與民效死於社稷明知鄭之爲桓文然後徐起而應之而成敗死生無或違靚是豈非正當道理也未知時輩將如何論量也如有所聞幸望委示也然彼猶是外患也内顧之策又未知如何也虎北渡江一來望也

答金景能　丁巳十一月十四日

阻濶此久瞻戀日勤忽自三山遠書傳來披讀以還

不覺沉痾之去體也歲俭如此彼中生理如何不與徂于爭捷則必咬得菜根未知百事可做否此比患痔漏如絲殘喘不絶者幾希又聞有絶島之論委命中野不翅丁寧若是耽羅則永無見期未知於中路相見否卅尺紬端遠認至意無以盡謝出於寒士之手沾濕漢竿之雨物理有不可詰者矣人生亦何異於此哉君平今在底處結哀能免疾恙否思之如噉誠無虗語也

答金景能 戊午四月十一日

意中得見稅来書如奉談晤極慰此心也此自前月

阻食屢起幾任休粮僧矣且聞嶺疏上去麋鹿之命又有所懸矣回視平生竟何為哉時事非所可聞而第聞趙大屢遭困辱可歎可歎問君平與尹體元有來訪意如見闊然入門則真是海上逢安期矣景能近日事如何日月可惜須與大哥相守看書則朋友之望也

答金景能　戊午五月廿九日

戀思如熾得書稍豁只懶惰之諭令人不喜聞也棊台酬酢高明真至論也程夫子以為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彼平勃雖有大功而慙德不少況失王陵

之正而無乎勃之切乎賢侄近得在京書有多少說
話矣只是私計則定以隋城寺穴爲故既先遷亡室
則彼此都無事矣賤疾日覺危苦惟先銘之未作最
爲不瞑者而家弟老病作鰥最是賢婦爲可憐耳第
聞其有身此則兩家之幸也

答金景能　戊午七月一日

前月廿日書昨才承慰比來絕不聞世間事此地得
名真不虛也及讀來書採藥真侶一時驚散耳此胃
症甚苦久廢烟火食而尚今支持豈亦地名能使人
不死也耶好笑家弟喪耦亦一運氣奈何奈何

## 答金景能 戊午七月二十七日

細讀來書仍與元老穀夜連枕問聽娓娓不覺嶺海之遠隔也沙塢事不欲聞不欲言暗誦人生萬事無不有之句有時潸然也惟去年兒孫輩錯料輕信以致難處見方措置奠具若得還窆則都無事矣惟是之待耳此時何時而乃有此事也奈何李恭卿如赴乎地聞其慈氏一似范母足可以強人意也惟蔡上舍家飢餓不可堪是可憐耳蔡西山謫後朱先生托人察囑其守宰使之陰護其家今日誰能此者賊疾日進惟先銘之未往是懼幸諒之

## 與金景能 戊午九月八日

命道奇巇又哭長女於精意中雖欲理遣而其道無由朱先生所謂寧欲無生者真是先獲我舍弟內喪竟以寒泉爲故何幸如之第未知其已未令人悶鬱此後無有胡說真所願望詩不云乎我友敬之讒說其興此豈非今日之所當相勉者耶

## 答金景能 己未九月二十二日

前月廿五日書今才承拜賤疾原症乘水土作孽死而後已寧有有喜之望耶停啓之示何其誤也此來百事皆可厭而惟不聞鋏筐是非爲可幸矣今乃諭

及耶彼有得失而便成儕流憂喜此豈非人情也家弟所傳文字當時撿其草章矣狀草今聞誤在家弟處早晩討來則奈可如示耳君乎今何在意不可言刑死病死二者雖無而猶有一死節恐孤竹二子撫掌以爲汝有何奇節而與我爭高云爾可發一大笑也

## 答金景能　庚申十一月廿二日

大行王妃盛德捨文字之役則無以自致其誠以報萬一故冒寒作行忽致墮傷症勢甚重方此中止調治而忽聞風浪大起如靡中止而遂入則狼狽甚矣

塞翁事真可驗耳此後事須與仄洞兄弟相議容亦也人謂以好賢事托故不行宗爲飛梨落也

答金景能　辛酉二月三日

劄已上呈更無及矣悔不少遲也復當陳劄自訟率爾輕發之罪矣所爭者公有何嫌私之意

答金景能　辛酉二月三日

亦意謹悉宋之諸賢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若以此事咎爲引入則非可否相濟之道也苟不免曰以敗事則即當投劾而歸耳大抵今事専因巫布黜退而發本兵則尤無所干矣

## 答金景能 辛酉二月十七日

示諭謹悉金說非不欲插入而但大臣已右臺啓為一定論何敢分踈於其間完寧事方為一大是非不可不為收殺矣所恨者此令犯衆怒遽出以益齒舌也

## 答金景能 辛酉十月六日

愧坐窮山甘忍飢餓忽此書來慰瀉無已第聞曾有殤慘為之驚愕光南丈所遭無論是非此時有此事豈偶然運氣耶極可憂歎曰記黃岡大爺自連還朝咳切論劾三尹之入文成老先生常恨其率爾誤事

豈此𣪺將周而出角反角耶可一大笑也然只在此
丈悠然任真不爲推波助瀾之舉則時事幸甚

答金景能　辛酉十一月二十一日

前書想已登照矣初五問書昨暮始見所詰者廊廟
大臣事而其人則山裡未冷之尸殊可笑耳戚患依
到記昔衿川趙老在堤川也有人盡傳其訃知舊所
賻趙老或留之曰歛死之物生者用之尤好今京邸
之用用於山間亦不妨然亦有不着題者鄭索之行
疏唯是也輯覽之役正㥪而對校後生眭已拍至前
書所告空册寫手疾速致之切仰切仰君平見在何

處前月兵營一行人言甚多可歎晦翁梅溪舘數詩每諷誦不覺悚然也

與金景能　辛酉十二月二十七日

近況如何官事漸成頭緒否公餘讀書深所望也輯覽病裡不得極意校過尚未卒業盖其訛舛尚多有之而神思衰落不免再三看過而猶有掃塵之慮甚矣此事之難也其未校者四十餘板而校而未寫者十三板則付之來吏須即畢寫以授如何歲除已迫故來吏聽其敀甬來紙太不足故自我繼之矣筆墨元不來豈忘之耶餘祈守歲多福

答金景能 壬戌正月廿七日

阻音此久纔與友人説及矣言才訖而書至亦是異事此尚令負席食飲全廢元氣益覺萎薾極知此身難久於世也以故韓覽校役甚欲從速了當而精力不逮奈何奈何非久當寫付板正本而紙地絕乏須以九卷壯紙從近日並其付吏舊本送来如何寫手則欲借於忠清兩大邑耳三味孫荷君乎復職可喜然朝家之視之反不如某兄諸孫恐是不甚撿身之致極用慨然也君亦公餘讀書以為仕學相長之地而耳目細娛一切絕去之

答金景能 壬戌二月十四日

承此惠書殊慰意思賊疾殊甚困憊言亦支離也最是食飲全廢復何所恃死而已矣文季事不幸甚矣當初何不置之而俾至於此耶晦翁有言老子命薄帶累他人正此漢之謂也此漢寧受誤聽之失而不欲困人而自脫窮欲呈單請罰未知如何若不如是則何了之事將復起矣可羞之甚矣惟商量見教也

輯覽新舊本依受

答金景能 壬戌四月廿三日

問書荷荷賊疾仍昔無足言者君乎下堂之憂聞來

驚愕守宰被言自是守正者之常例無足怪也亦豈足介懷惟有受言之苗脉則不可不猛省大抵居官之道清白爲上愛民爲本知此則庶矣龜峯槁大叔若諱則士友共責之可矣晦孫處周置無感無辜雖明斗於渠則姑藉全舟也端陽已迫吾捨此何適矣

答金景能　壬戌五月十八日

日者聯枕迨有餘懷承此嵩書稍慰意思再旺沃川疏儒被路歷說入京務聞泮中有新議不敢不並舉云未知此後事將如何無可憂念耳院任仍避之亦亦可驚訝家弟當初聽而不聞則大善而無端涉入

殊可歎也弟聞中洞有書之說出自榮老而榮老亦不諱云果如此則家弟都無事矣弟未知方生之說復如何耳大抵今日事無論此是彼非消融鎮定爲上策推波助瀾恐是不思之甚行船旣南嗣音無路撫令人悵然也君遠諸書病未復答君守答書見之愴涕

答金景能　壬戌六月二日

匪意獲奉崗書慰戢無量此阻食益甚甚於休粮僧矣得此酹眠佳味曰此而得進一匙則幸孰大焉長腰適此瓶傾之際兒輩可免十許日全餒矣京耗此

何得聞遞聞大除拜後御營畋於竹洞丈云此非浪傳責任漸隆憂念不可言利仁先君乎得縣病不能赴呈狀於該曹則其姑夫諸公遝送而使之强赴云矣從祀新議以聞出於泮中進士鄭必東鄭是昭陽門徒云然左揆以爲未善則其非出於黃審矣如浩叔範亦語晦孫以爲未當則其門下之議亦未爲純同矣大抵此時酬酢爲難只合說話到吻猶加商量也

答金景能　壬戌十一月八日

日者之奉甚有餘懷即見問狀殊慰憲思科場勞憊

固也雖云半生半死不無切效則善矣比日賊蹤所
遺皇隕何槩然既出都門旋着已掛之冠不亦可羞
之甚乎大抵如遂所願則去留無嫌故不無優游譏
輔之心矣忽被左揆作梗 聖意將許而還靳不勝
恨歎結者如不解之則留此甚不安勢將遠引而去
席藁以俟有司之勘罪矣

答金景能　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

病蟄江濱歲暮增戀忽此見書甚慰此心先銘草本
當時固意畸孫藏弃而或慮其浮沉也今荷覓送喜
喜無已銘語伊時累日沉思亦得稳辭回循至此亦

見古人一人撰序又一人撰銘益見其公議之難私今日未思屬筆屢矣今來亦如此當趂歲前依命矣

答金景能　甲子二月三日

旺者孫兒往病未能作書茲奉尙書慰喜無已士方遷在泉下人老境死别悲悼如何未卽往哭尤以爲恨人心驗屑如無其宗則非久自定矣惟內訌無時可以砥台之云奚啻一杯救車薪之火也惟其至誠惻怛之意則可嘉也已侄兒之無死自吾家言之可謂萬木枯一葉青者也相見無期一來望也

答金景能　丙寅正月二日

音書之断未有甚於此時今又歳改得見前臘廿日
書欣慰之私不可名言此終年病臥尚今綿延曾不
謂僅得八十歳人矣洪之情状思之甚矣自聞豆及
論山之變思洪之心頓改於前設使有司治之則何
以加其法乎又洪祖述前人之語則又與創造者有
間矣一番人伸救何待吾言哉朴疏所謂深斥而亦
言過重者未知指何人也然靜思今日事未有危於
艮地而艮之危又莫如君兄弟又今古訓云近者不
悦不敢外交未知常思自反之道否且對伯吏者不
敢以賄賂之説加之於君兄弟若於隨處淡如僧焉

則此言何爲而至哉中夜思之不勝憂歎也

答金景能　丙寅二月廿六日

前書未復又承前月廿日所遣者殊慰意想沈碑商量處已報於瑞石想已入覽矣其第五條當初援案書之而其文字出處亦甚隆尊故不覺其有後弊也其所改定以亦未知攧扑不破否此外可疑處更加參證案不善者共改之古訓也孫兒坐在匪擾日夕憂念若因有事脫出則何幸何幸

答金景能　丙寅三月廿日

前日答書差誤還來可歎承碩所滯書備悉雅意也

事皆非敢聞惟賊孫去就甚關心處今茲出來則善矣而前頭叔殺將出於何鄙意則以得罪爲限而死不敢冒入則坦然都無事矣季文三思私意起而反惑則多思之害甚於不思矣如何如何某令若從漸休堂歸老於宮村舊廬不爲諸鱗拖出以來則眞莊生所謂雹之而樂者矣未涯奉際惟祝隨處愼毖以副遠望

答金景能　丙寅十月十九日

日者君平穊到八月廿一日書備悉示意銘文即行修刪意謂寄呈矣今無見領語豈或浮沉耶全不記

附於何便也一自曾壁上去凡百滅裂如此人才所
關無間於家國也豈與城不欲置在齒牙非惟不欲
亦不忍也來示所謂叙九不逢申宰大白白江是誰
方以爲章矣景能乃以常所難而望之相待可謂學
矣然君以不得紅紙之故不昏教誨耶好笑今日是
昕庭慶會默祝㦜伸使日邊有彩雲也相見無期惟
冀保嗇精神

與金景能 戊辰三月八日

今事不掛耳邊似宜矣惟是來日無多萇楚之羨無
幾矣是可樂也屐子長年之頭是何心哉尹譜未曾

見今聞新譜將出云故欲得原本比較而尚未入手亦一樁事須着精神覔入的便以來幸甚

答金景能　戊辰六月十九日

前書久未報畧及於齋哀書中矣茲聞畸孫明日來歸云歸則先銘當與商量奉報矣今朝日夕危懼者后亮事也此何關於我李高原乃縷縷於我而擧君爲證耶愚於此時凜凜深處而乃有此撓信予命之窮也傷弓者驚曲木雖爲傍觀所笑而其情則戚矣

答金景能　戊辰七月

前後書見之未嘗不心眼俱開只緣病劣摧頹未即

修復常如食物之在咲也即日文衙替送卄日所遣書備悉示諭矣令事天也奈何不敢言矣此間事君乎想能細報也嘗謂夫子畝忠之義曰一占辞而止若使孔子言之未知以為如何也今於身親遇之矣昔朱子之跋蹟正在乙卯其歲有天警矣愚之北去也柳君燀然戲謂人曰我送朱子至于德源而歸矣何其年歲變異若是相符也此非朱子而何聞者大噱柳君今日若在必更有戲言而相對大笑矣

與金景能　戊辰十月二十三日

心腸寸斷誠不如無生只病日益深將非久而遂此

願矣只終無所聞永負老先生期望之意寔爲慙痛於心矣君平所遺以當初韓臺意思觀之則亦已晚矣惟無慍而去則爲善矣殷孫正以此時得縣甚不便矣聞和叔曾言此孫山陰時事時輩豈肯少緩哉幸望審察物議而並示之俾無狼狽如何如何

答金景能 戊辰十二月廿一日

定事狼狽悲撓益深來書備悉今日事只傍義理偉而不悖則幾矣利害禍福姑且置之可也牛溪一款諸議若以先蔑爲非蓋慮渠輩諱其前言也鄙意以爲人心不甚相遠豈盡不愧于天爲此耶不愧而爲

之則亦何足與之論是非哉

答金景能　己巳正月二十五日

示諭備悉悔之矣日已迫悲念倍增如不可生奈何奈何巖村有移居木川者耶倡造新說證成旦說之非虛至曰僧徒為立一堂塑其像像背書姓名云此輩可謂蔑死心此間人至不聞而來言之不勝驚痛吾黨事無大於此將如之何又聞堤也捉龍潭前官甚急愚戲謂栗翁不能嘉惠後學而反以害之何也仍歎以為先大夫若在渠輩雖流涎於官爵不敢為此也只恨壺谷常如三日內新婦貝樣使之陸梁至

此也朱先生嘗言彼既愛官爵雖殺父與君也敢今見此輩而益驗之矣墨之叔姪均有罪然姪則猶不誣先德故常引接而戒之矣今聞居正之論右叔而捉姪無有餘地可驚可驚未知齋郎之意亦如是否問之如何

答金景能 己巳正月廿八日

前書即蒙君平傳示文字即付萬義使之奉議旋覺有未安處故昨已改本追送矣先銘當旁緣所示添刪以還也碎錄方授諸生謄出謄出後當爲往復耳

答金君平 萬峻 辛亥正月

尚指惠書殊荷盛意華陽之討前後見語之意勤息至此敢不回頭當待日暖暫至彼中整理書冊旋即出來耳第所未知者晦翁一生住在雲谷武夷之間其知舊相與奉約留連於其間未聞苦說懇挽使不得往如今日也吾不能携君同往而反被君所留寀可發笑而亦可見相信之篤也心鏡依到硯滴尤謝而惜乎奉納之際僕失墜碎也然有歷訪意不勝翘企也昂頭長喙非惟永去目下亦當不留於心下可矣

與金君平　乙丑七月十五日

人来見書備悉示諭黄岡先生家狀此大事也不可輕議當對面商量耳朱先生代劉平甫作劉共甫行狀慎齋先生使不肖代作栗谷先生誌文今此宗無所害而但畧與上二事有異未知如何彼中寫役畢後即来望也與卿宰往復書札及碑碣諸文承才膽出甚善甚善廣留所送本册切願見之須亟送示如何曾見濂溪遺事中如買賣細碎事亦皆不遺矣君之用意存心如此曷勝欽歎此中校事專靠於畸矣三旺聞其父就吏蒼遑上去此時心懷之作恶何可言喩

## 答金君平 丁巳

曾因戚卿尚書聞老先生往書於月沙 宗廟之制請如朱子所論廟制蓋欲以 太祖之高祖爲始祖廟而以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世室也其書必藏在月沙後人幸密問而錄送也

## 答閔士昂泰重 戊申正月十一日

日者之拜每恨草草今忽歲改思想倍增茲奉遠書知旅食之安慰瀉不容言此冬抄大病自謂無幸矣數日來畧有生意矣所詢其父時祧主雖於己親未盡然若有他房長於己者則當以次奉祀不可謂己

在吾家而曰仍不遷也鄙意如此未知知禮者以為如何耳餘向暖加愛

荅閔士昂 乙卯正月九日

承知哀苦不已奉慮無任見諭不能平心易氣此固然矣然時人之醜詆雖甚而死者寘然不知有同南面髑髏之樂生者猥齊李與杜光華極矣傍觀者亦何必如是耶京信近不到耳

與閔士昂 乙卯七月十二日

北去時極知高情之悽惜此亦一念耿耿每憂醫方或失其宜以致難言也夏間逖聞哀苦良已幸喜不

可言即令想一向平善矣此前月旬後移此南荒坐在棘城裡蓋緣其人告變於榻前因欲以殺之而幸賴 聖上寬仁得有今日然其人之肆凶益甚此後事有不可知者此來絕不得故舊書札惟嘉興伯仲季仟問耳

答閔士昂 乙卯八月一日

曾因吉祥僧雪行奉書倩主守傳送矣茲者烏川守稅到七月十四日書始知不在天上則人力皆可通也欲瀉不能已此困託雖甚而朝廷所以痛治之者正在於此順而安之已作常茶飯矣所詢出継人云

云雖私家之禮誠不欲容議以犯朴和叔之律而鄭重之意亦何可孤也朱夫子於此既以伯叔父斷定則當一如伯叔父矣然世俗或着布網巾而加蔽陽子者此或不肯於人情而既無明文不敢質言礌溪尹生在門否病不能作書耳

答閔士昂　辛酉六月一日

音徽阻濶未有如今日之甚承此垂書且玩別紙怳然坐我清波翠壁之間恨不得快刀剪取也文守不但李君告忙賤疾比苦不得泚筆秋亦不爇則恐負此債於泉裡也聞老峯下鄉無相就意否聞左右見

嗔太甚雖出於相愛恐當有斟酌也

答閔士昂　辛酉八月九日

深谷無人與病相伴於此聞書驚慰無已一命雖晚可見公議之不泯公私幸甚若其冷暖則飲水者自知之矣外人有不敢與矣呵叱之說傳者之誤而此漢奉禀之妄也第渠士望太重故怨詈亦深名下之難處自古而然矣奈何奈何

答閔士昂　辛酉八月二十四日

送後思至今依依於此尚書慰瀉不容言此中獲郭尹二友來會又得權致道仍留校役殊有賴矣幸不

可言高門譜錄及心經釋疑荷意深矣無容盡謝

荅閔士昂　丙寅二月廿四日

意謂喪㑹謚㑹必無失矣見書憮然不能已已此向暖之後畧有生意而尚未離枕席此何異僵尸哉其警省之諭在士昂篤實沈靜想見其日新矣豈有如云云者哉其所以激進老惰者深矣敢不服膺而自勉焉䓁伯篇註說所謂聲音養其耳采色養其目其謂采色乃樂器之采色也别無他意耳

荅閔士昂　丙寅六月晦日

曾因同甫書知有榮養之意孤露餘生不覺有愴歎

之心茲奉慰書恭審謝恩來歸承顏盡歡尤切慶賀也每讀朱子書有親年日益高生事益寥落之語未嘗不三復流涕然今何及也若吾友真孝子哉此間身病孫疾互相危苦是何命道之窮也自憐而已劄疑三冊謹領曾以此書之故身陷大罪餘波及於致道愚嘗笑謂朱子於慶元年間帶累多小人矣今於千載之下猶尚如此誰謂仁者愛人可發一大笑也

答閔士昂　丙寅七月廿二日

病伏深谷兼有疾憂每恨苦海無邊到底未易茲拜故人書殊用慰豁一似羾寒門也弟已有思歸語未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